

## 围墙外的菜地

□ 庆红 (安徽合肥, 国企职员)

大太阳底下, 我又见到那几个大爷、大妈, 穿着胶鞋, 戴着草帽, 弓着腰, 抡着镰锄, 在那处大土坡奋斗。他们的手似有一股神力, 摧枯拉朽, 能快速地把土里的碎石、砖块、草根、蚯蚓扒拉出来, 捡取、扔掉, 变魔法似的, 平整出一块新鲜的土地。

“清明前, 种棉。清明后, 种豆。土地和庄稼都是有脾性的, 也有专属自己的时间哲学, 千万不能误了季节。”一句句听似普通的话语, 却隐含了庐州土著农人世代相传的耕种之理。待新垦出的地干透了, 会呼吸了, 哪块地该点豆, 哪片地该种瓜, 哪垄土该

搭架, 把菜地规划好, 统筹好, 侍弄好, 似乎就是他们一种与生俱来的本事。他们粗大皴裂的手指, 一接触到土地这块厚重的毡毯, 立马就变得如同绣女般灵巧。

青菜秧大面积崛起, 茄子吐出小巧花朵, 南瓜叶如盆如盖, 吊在竹竿上的长豆角结得密密麻麻的; 青萝卜、白萝卜, 个个胖乎乎; 芹菜和菠菜更是水灵灵的, 手一掐就流汁水; 那些密披着尖尖的刺毛毛, 散发着专有小黄瓜, 长一条短一根的, 相互依偎着也特别可爱……

我不止一次听那个爱穿鲜亮衣服

的大娘大声打电话, 她说: “二丫头, 你不是爱吃长豆角吗? 妈今年种了许多, 长得可好了, 周末你回来拿点。”又听见大娘说: “三小子, 你不是爱吃萝卜干吗? 咱家地里萝卜长得可好了, 妈到秋季给你多晒点。”

天地大德曰生。萝卜、豆角长得好, 香菜和大蒜长得也好……也不知道收到蔬菜的儿女, 惊喜不惊喜, 感动不感动? 那一句句的“长得好”, 寓寄了上辈对下辈多少爱与付出啊! 有爱的蔬菜, 总是格外养眼一些。工作疲惫、穷极无聊时我总爱朝那片蓊郁张望。



## 忆水芹

□ 朱林兴 (上海, 教授)

几天前, 我将拙文《清明时节马兰香》推发后, 复旦大学知名教授浦兴祖由共鸣而撰忆童年采撷马兰头趣文。友人, 闵行区政府原退休老干部八十多岁的金正林先生来信说: “农村还有一宝, 河梢浅滩春初长出的野芹菜, 不但美味可口, 且能以菜代药, 清热解毒, 我宅上一位老妈妈, 一年四季, 每日喝一杯野芹菜水, 直至98岁仙逝。”

正林兄所言, 我也有切身体会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, 食品短缺。我出生于沪郊的农村属于蔬菜种植区, 然而吃蔬菜也须精打细算, 连卷心菜

的老根黄叶都舍不得丢掉。至于野菜, 诸如野荠菜、马兰头、野菠菜等都让人采撷难觅。唯独水芹菜无人问津。小叔父很会动脑筋, 他见水芹菜牛羊吃了很安全, 就想: 牛羊能吃, 人也同样可吃。当时, 豆制品是计划供应的, 且只供应城镇居民, 农民如要吃, 须用黄豆换。有一天, 小叔父让我骑车去七八里远的漕河泾换边角豆腐干。当天晚上, 小叔父亲自上灶, 炒了一盘野芹菜豆腐干, 虽未加任何佐料, 一出锅, 就清香扑鼻, 吃入口里鲜且爽, 其味甚于种植的芹菜炒干丝。

野芹菜味美可口, 消息迅即传遍全村几十户人家, 纷纷仿效。我母亲还开发了水芹菜干烧肉、凉拌水芹菜等。就这样, 水芹菜很快成为我村村民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佳肴。

后来读书才知, 关于水芹, 又称野芹菜、水英、楚葵等, 属伞形科草本植物, 茎中空, 匍匐展开, 长于湿地河边, 其食用和药用价值, 《神农本草经》《尔雅》等均有记载。当年限于沪郊农民们对水芹菜的认知不足而没有得到很好开发。今天野生水芹菜却又难觅, 市售种植栽培之味, 或胜于无。

